

中外经典科学童话

风暴 四弟兄

FENGBAO
SIDIXIONG

[德国] 柏吉尔 等/著
顾均正 等/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ZHONGWAIJINGDIANKEXUETONGHUA

中外经典科学童话

风暴 四弟兄

FENGBAO
SIDIXIONG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暴四弟兄 / (德) 柏吉尔等著; 顾均正等译.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2
(中外经典科学童话)
ISBN 978-7-5148-2133-8

I. ①风… II. ①柏… ②顾… III. ①童话 - 作品集
- 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1268 号

FENGBAO SI DIXIONG

(中外经典科学童话)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主 编: 王洪涛

策 划: 董 慧

责任编辑: 董 慧

封面设计: 缪 惟

责任校对: 李新荣

插 图: 丁晓蓉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 行 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pg.com.cn

电子邮箱: zh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6.25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70 千字

印数: 9000 册

ISBN 978-7-5148-2133-8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1)



目录 CONTENTS

* 风暴四弟兄 [德国] 柏吉尔 / 1

* 海蟒 [丹麦] 安徒生 / 31

* 小房子 [苏联] 维·比安基 / 47

* 眼睛和耳朵 [苏联] 维·比安基 / 53

* 帝企鹅多莫多莫 [法国] 洛·特拉皮 / 57

* 谁的办法多? [苏联] 尼·巴甫洛娃 / 67

* 小水蜘蛛 [苏联] 尼·巴甫洛娃 / 71

* 谢谢火 [苏联] 尼·巴甫洛娃 / 75

* 世界动物大会 [墨西哥] 古埃多米勒 / 82



风暴四弟兄

● [德国] 柏吉尔 著

◆ 顾均正 译



是一个怪猛烈的风暴！大风召集了他全部的音乐家，组织了一个巨大的音乐队，横冲直撞过来，一路上只听见怒吼声、惨叫声，东边呜呜呜，西边啪啪啪，穿过了城乡，越过了山林。他把烟囱当作号角，把电线当作箜篌^① (kōng hóu)；掀动理发店前的铜盆，叫它们像铃一般的响着，摇震门窗，叫它们啪地飞开，又砰地关拢；呼呼地穿过罅(xià)隙和锁孔，发出一阵惨叫，一声咆哮；把树顶的叶子像剪发似的刮去了大半，然后又在三角墙处不住地怒号。他嬉弄着大张的纸片，时而叫它们在天空中打旋，时而在地面上赶着它们走。他把肥胖的老法官的帽子滚这么一里路，然后让它停在那里；等到老法官气喘吁吁地赶上去正要俯身拾帽

① 古代弦乐器。



的时候，他却哈哈大笑，又把那帽子滚了开去，最后更突然一吹，把它吹落在水里。他把朱丽亚姑妈的洋伞吹朝了天，好像这位老太太要飞上天去的样子。他又从玻璃窗里卷起一个花盆来打在书记官的头上，叫书记官对于朱丽亚姑妈的笑声立即停止了。

接着是一阵大雨，代替了狂风的一切戏谑残暴的行为。他们俩一前一后，把街道扫除得干干净净。小朋友们把鼻子抵住窗玻璃，望着灰色的天空，看有没有放晴的机会。外面一下大雨，他们就被闷在屋子里，觉得无聊起来了。

可是到了晚上，他们还是穿上外套，披着围巾，偷偷地溜出屋子来，冒着风，一直向乌拉·波拉博士的老屋子走去。因为这





样的天气正是听故事的最适当的时候，尤其是还可以在那里喝到一杯甜茶！

老乌拉·波拉穿着睡衣，拖着毡呢软鞋，蜷缩在比他更老的安乐椅里，嘴里含着一只像是邮船的烟囱般的长烟斗，时时闪出红炽的火光。在这种天气，正是他的痛风发作的时候，像有什么东西在啃着、咬着他的老骨头。

“小朋友，”他的脸色显得非常忧郁，“这是最恶劣的天气，大风往往会卷起瓦片、花盆来打人。我们能够坐在温暖的屋子里谈天说地，是够快乐的。外边广大世界上所碰到的恶劣天气跟我们所碰到的恶劣天气截然不同。一个有经验的水手或是一个常常出门的人，曾经走过远路，见过世面，看见我们碰到这样的一点儿风就争先恐后地往屋子里躲，一定要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对于真正的风暴，连一点儿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小朋友，你们记着，人住在陆地上是和鱼住在海底下是一样的。鱼的头顶和四周是水的海洋。我们的头顶和四周是空气的海洋，我们就住在空气海洋的底下。鱼住在陆地上要窒息，同样人离开了充满着空气的大地，也要闷死。海洋里有强烈的水流，我们的空气里也照样有强烈的气流。造成气流的便是太阳。如果气流的力量小，我们就把它叫作风；力量大，我们就把它叫作风暴。太阳在热带地方把空气加热，空气受热后体积膨胀，质量减轻，就向上升腾，于是四面八方的冷空气，沿地面冲过来填补热空气的空缺，这样就形成了风与风暴。我们坐在特别快车里，我们向前行进的速度大约是每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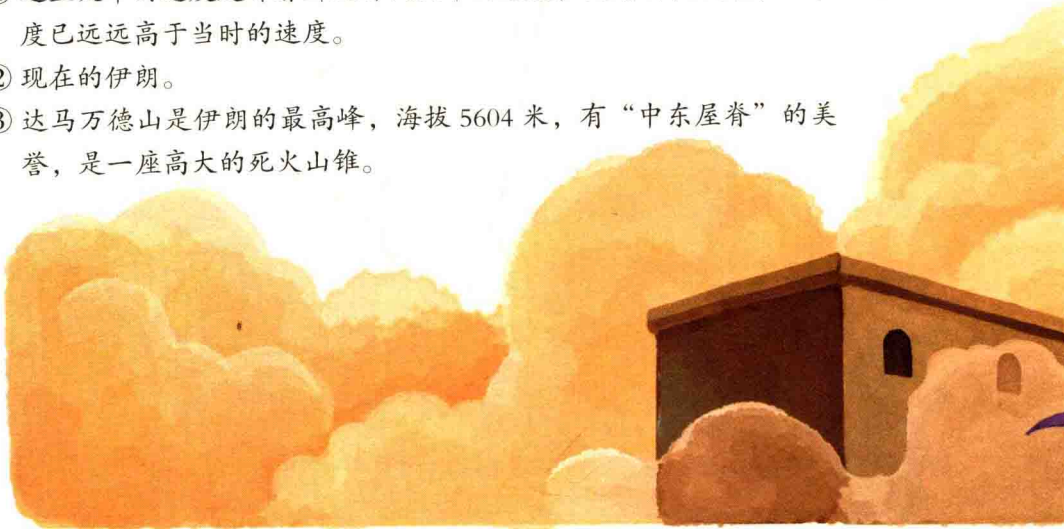
钟一公里^①，但是风暴却有时甚至用比这快几倍的速度来掠过地面，因此他们破坏了人类的一切创造物，成为破坏的魔王。今天我要来跟你们谈谈风。你们再坐近一点儿，仔细听好，我讲的是风暴四弟兄的故事！

“风暴弟兄通常都是整年不见面的。他们各自东来西去，跑遍世界上所有的地方，虐待人类，但是到了某一天，他们要举行一次家庭会议。这时候空气平静，连树上最小的叶子也一动不动。横渡大西洋到西印度群岛去的大海船上的水手，都舒舒服服地点着他们的泥烟斗，为风平浪静而高兴。风暴弟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常常聚集在波斯^②的达马万德山^③里，这座山高峻插天，离海面大约有六千米。在这深深的山岩中，藏着一个巨大的洞窟，围绕着洞窟的白云，像是在高塔四周盘旋着的小鸟一样。

① 这里火车的速度是作者所处时代火车的速度，随着科技发展，现在火车的速度已远远高于当时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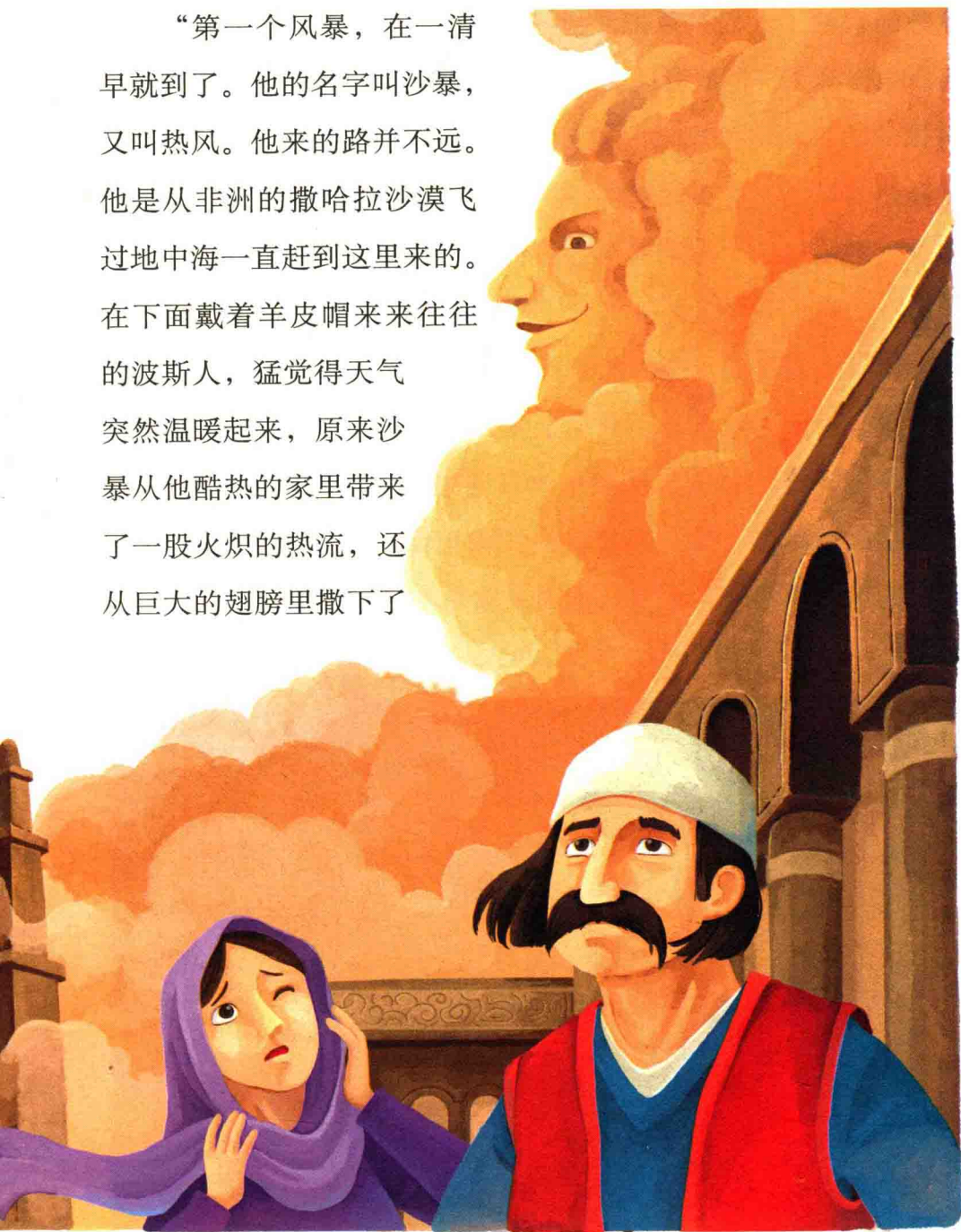
② 现在的伊朗。

③ 达马万德山是伊朗的最高峰，海拔 5604 米，有“中东屋脊”的美誉，是一座高大的死火山锥。





“第一个风暴，在一清早就到了。他的名字叫沙暴，又叫热风。他来的路并不远。他是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飞过地中海一直赶到这里来的。在下面戴着羊皮帽来来往往的波斯人，猛觉得天气突然温暖起来，原来沙暴从他酷热的家里带来了一股火炽的热流，还从巨大的翅膀里撒下了





无数的黄沙，人们只要把牙齿一嚼就发出一种窸窣（xī sū）的声音。他像魔鬼一样地溜进了达马万德山的洞里。‘阿拉！’他说着阿拉伯话，‘这里是太冷了，我真有点儿耐不住！在我的家乡，有酷热的阳光，有美丽的热沙，狮子和豺狼在晒着太阳，巨蛇在沙土里孵蛋。这个阴暗的洞怎么比得上它！并且照老规矩，我还是第一个到。等他们到来，我一定会染上很厉害的伤风。’

“于是他裹住了阔大的像外套似的翅膀，垂头丧气地蜷缩在壁角里，呆呆地默想着。到了上午，忽听见头顶上有一阵疾驰怒吼的声音，好像释放出来了一大群魔鬼。云像海燕般地飞开去，雨像擂鼓般地落下来，霹雳在山里发出回声，像是几百尊排炮，耀眼的电闪曲曲弯弯地射向地面。在一阵可怕的冰雹中，第二个





弟兄飓风赶到了。

“他一声大笑，从铅灰色的翅膀上摇下了许多雨点和冰雹，像淋浴一样，接着就钻进了洞窟。‘哎，’他粗鲁地说，‘多讨厌的灰尘。我的天，这叫人把喉咙都烘干了呢！’

“忽然他看到了缩在黑暗的壁角里的沙暴。他立即赶了过去。‘老弟，’他叫道，跟着是一连串的笑声，‘是你躲在这里，老沙袋！王八羔子，怪不得这里满是灰尘！啊，我们好久不见了，你好，太阳的儿子！’

“‘阿拉，你不要走近我，’沙暴有点儿不乐意的样子，‘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响声！这样的闪光！这样的大雨！这太可怕了。你身上有鱼腥气！不要走近我。我耐不住这样的潮湿。下一次我们要在我的家里聚会，让你也尝尝干燥的滋味。’

“飓风心平气和地哈哈大笑。‘你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他说，‘这洞里已经满是泥沙，你还不称心吗？我们出去的时候，怕不都变得像一袋袋面粉！’

“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声，吵了很久的嘴，忽听见有一阵噪声，越来越响，这显然是报告第三个弟兄赶到了。他渐渐近来的时候，地面上往来的人都吓得来不及往屋里逃避。空中有一阵咆哮疾驰的声音，像是移山倒海一般。东方的天空现出硫黄色，西方的天空拦着一道巨大的黑色壁障。从这壁障里挂下来一条气柱，一直碰到地面。这气柱很快地旋转不息，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一样东西不被吸了起来，沙土、野草、瓦片、水潭，无不被



卷上空中；要是有什么东西敢公然抗拒，就砉(huā)然一声，立即断裂，他弯折一株树木像弯折一根火柴梗一样。这就是旋风，凡是他到过的地方，无不造成破坏。现在他已经行近洞窟，接着就像炮弹一般地射了进去。

“他的来势是非常猛烈，甚至把沙暴吹出了壁角，一直卷上窟顶。至于那飓风，也给他吹得像陀螺一样团团打转，终于被摔倒在一个壁角里。

“‘王八蛋，’飓风骂道，‘我看你这样子真有点儿像美国的大力士！站住，你这恶鬼！’

“沙暴也大发脾气，像豺狼一般地咆哮起来，嘴里是一连串阿拉伯骂声，针对着他粗鲁的哥哥。但旋风只是哈哈大笑，像是一只熊，他高声地说：

“‘亲爱的弟兄们，今天能够看见你们，我非常高兴！’他真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刚刚从加利福尼亚赶来。

“但是他的弟兄还是不住地在破口痛骂，洞窟里面充满着争吵叫骂的声音，可是旋风却毫不介意。他拿出一只短烟斗来抽着烟，又无聊地把偶然插在他翅膀里的一根橡树干，用刀子来削成牙签。

“在正午时候，波斯地方照例是很温暖的，可是现在却突然变得异常凉快。天气是越来越冷，太阳已经躲起来了。在高高的天空布满着小片的羽毛状的卷云，这种卷云都是由无数的冰晶所造成的。不久，天下雪了，起初很慢，渐渐越下越大，接着又跟



来了一阵冷风，简直叫人把血管里的血液都冻结起来，风过处是漫天的大雪，两码以外的东西全看不见了。是第四个弟兄雪暴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开会了。

“他是风暴四弟兄中的老大哥。在他白色的头发和胡须上都挂着一条条的冰柱，他的翅膀上积着闪亮的雪花，大块的冰冻结在他的脚上。任何生物碰到他的气息，都冻得失去了知觉。他呼呼地吹着气，悄悄地溜进了洞窟。‘喔，诸位弟兄，现在我们大家都聚集在达马万德洞里了！’他一边高兴地嚷着，一边摇去身上



的雪。

“洞窟里充满了冰冷的空气，沙暴哭丧着脸说：‘你真是个祸殃根子！这样的寒冷，简直要把我冻死了！’说着他蜷缩在岩壁的罅隙里，躲避他老大哥的气息。飓风也在抱怨这头北极熊，因为从他身上不住淋下来的雨滴，已经开始冻冰了。

“‘弟兄们，’雪暴说，‘大家都不要争吵吧！我们一年只碰头一次，对于各人的习性应该互相原谅一些。沙暴的干热和沙子，飓风的雷电和骤雨，猛烈的旋风的破坏一切的暴力，以及我自己的寒冷和冰雪，对于别人固然是讨厌的，不过我们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作，并且住在不同的地区，关于这些希望大家能够谅解。现在我们不要再斗嘴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你们都知道，在元旦这一天，我作为大哥，得向气候之神报告我们已了的和未了的工作。我们的名誉都不很好。人们都向圣彼得控诉我们的各种破坏的行为；海王纳普青对我们非常愤怒，花神弗洛拉和兽神福那也痛恨我们在世界各处所造成的灾祸。我早已料到我们将要受到各方面的责难，所以我们要赶紧设法来辩白清楚。然而第一，得请你们先把自己的错误向我汇报一下，因为我必须把经过的情形详细知道了以后，才可以辩护！’

“‘我们是永远不能使人类满足的，’飓风懊恼地说，‘要是你多睡一会儿，或是吹得轻一点儿，他们就埋怨稻麦不生长，树木不结果，帆船走得慢，风车转不动。要是你规规矩矩地喘几口气，那就更不对。我想他们最好是自己来创造他们的天气！’



“‘可不是嘛，’旋风说，‘人类都不知道好歹。至于弗洛拉，她是位多愁善感的小姐，只要有一株小树被拔了去，就会哭这么半天!’”

“‘不要尽怪别人，野孩子，’雪暴反驳说，‘你们都瞒不了我。我小时候也像你们一样。不过现在我们不要徒说空话，浪费时间！先把你们的顽皮行为报告出来吧!’”

“四弟兄大家蹲在达马万德洞的中央，由最小的弟弟沙暴先来讲述他的故事：

“‘一天，事情出了岔子，人们当然抱怨我，但我并不是故意的。我躺在卡瓦尔绿洲中的莫谷顿山上睡着了。山下是广阔巨大的撒哈拉沙漠。太阳毫不留情地照下来。灼热的石子把草都烫焦了。蛇和鳄鱼张大了嘴巴，懒懒地躺着；老狮子热得从沙里逃出来，躺在我近旁一株枯萎的老树的阴影里。绿洲中静静的蓝色水池，吐着蒸汽。四面八方都是死一样静寂。

“‘到了下午太阳西沉以后，我醒来了。狮子在我的旁边，蛇在沙上，鳄鱼在池子里，都睡得很甜，空气是异样的阴沉。就在这时候，我远远看见有一连串黑色的斑点，在酷热的沙地里蠕动着。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并且，这又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在这里，干旱和酷热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什么东西都焦躁异常。所以我想，我得用我的大翅膀在空气的海洋里掀起一点儿风浪，好从海面上带过一点儿湿气来，或许还能酝酿一次大雨。因此在傍晚时候，我就立起身来展开了翅膀，向还



是在远处蠕动的一连串斑点飞去了。

“‘我的翅膀扇起了巨量火热的尘沙，弥漫整个空间，把天空遮得变成深黄色，太阳变成棕红色。所有的动物都钻进洞里去了。我行近那一条斑点，我看见这原来是一队运货的商人，他们赶着十匹骆驼，又有几个披着白色斗篷的阿拉伯人，骑了马在旁边护卫着。他们远远地望见我扬起了橙黄色的尘沙飞奔过去，就都在沙地上扑倒了。沙土颠簸起伏，望不到边际，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骆驼挤作一团，两腿埋到膝边。在它们的中间，就埋藏着不幸的人。我在他们的上面呼啸怒吼，向着海面疾驰了三小时，没有工夫理会他们。要是我早知道我这火热的气息会使他们遍体焦



灼，掩在他们身上的细沙会掩埋他们，我早已改从别的路走了。

“我卷旋着掠过的黎波里的山巅，掠过突尼斯和常绿的沙洲比斯克拉，还掠过君士坦丁的一排排白色的屋子。我的尘沙外套把太阳染成了铁锈的颜色，无数的沙粒在空中盘旋飞舞，给人们带来了沙漠的儿子沙风到来的消息，于是人们都惊慌失措地急急忙忙躲到屋子或茅舍里去了。

“在日落时候，我到了地中海沿岸。尘沙从我的翅膀隙缝中落下来，我是疲倦极了。我已经到了我的领土和权力的边境。我轻轻地吹了口气，就转身回来。月亮已经上升，无边无际的沙漠又朦胧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再次经过方才碰见商队的地点。不过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个飘动的沙丘，在这沙丘下面还偶然可以看见一条重载的骆驼的腿，或一张青色的人脸，在月光底下闪耀着。’

“沙暴把话说完了，就默默地不再出声。

“‘你这个小流氓，真会闹乱子，’雪暴捋(lǚ)着他冰冻的胡子说，‘我们不大听见你做过一件好事。沙漠中不知有多少人畜给你这酷热的气息烤死；不知有多少人畜给你活埋在炽热的沙土里，给太阳漂成了白骨。我希望气候之神重重地把你打一顿！’

“沙暴听了这一番话，似乎有点儿不高兴的样子，去岩壁的隙缝中躲了起来，嘴里唠唠叨叨地用阿拉伯方言来说着些粗俗的话。接着轮到飓风说话了。

“‘我，’他说，‘是一年四季没有闲工夫的。在沙暴弟弟住